



扁舟一棹任清波

老藤



滦河发源于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孤石村,从该村大古道沟小梁山南麓的源头算起,这条大河兜兜转转约八百八十八公里,至河北省乐亭县南窝网铺注入渤海。从水系图上看,滦河姿态极似一只麒麟,头部大嘴张开,胡须下垂,顶角直立,前足踏着大黑汀水库,身躯是潘家口水库,柳河、瀑河为其两翼,这个鬼斧神工的造型着实震惊了我。麒麟自古就有仁兽之称,孔子“获麟垂泪”的典故让历代士子感怀不已。《诗经》中有《麟之趾》一诗,以麒麟比喻贵族公子,赞美其仁厚品德。原文是:“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大意是赞美麒麟的蹄不踢人,麒麟的额不撞人,麒麟的角不伤人,有德行的公子就该像麒麟一样宽厚仁慈。

站在滦河全域水系图前,我自然就把滦河与麒麟的仁德联系了起来,我隐隐地觉得滦河与麒麟存在着某种关联。在走过滦河全程后,身倚滦河口那块黄蜡石材质的滦河省级湿地公园石碑,瞭望白鹭飞起的河面和沙洲上郁郁葱葱的灌木,脑海里禁不住跳出这样四个大字:仁者,滦河!

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即恭、宽、信、敏、惠,在此,不妨用孔子说的“五者”来解读一下滦河。

恭者,德行宽裕也。走过滦河的人都会觉得滦河有“正德美容”的君子之貌。全程平缓流畅,无虎跳峡之狂躁,亦无壶口之天险,它像一位缟衣素巾的隐士,从草

原和森林中缓步走来,徐急有度,高低有节,颇具玉树临风的优雅。优雅本身就是文化,就是底蕴,就是自带特质的辨识度。其实,滦河上游一段河床高程由1145米降至423米,落差不小,它大可有怒目金刚之相,但滦河却能碎步快奔,极为巧妙地化解了这段落差。或许它不喜欢大起大落,更不愿甚嚣尘上,只想款款地走向远方,汇入大海。源头决定品质,源清则本正,我发现滦河源头简直就是一个植物的宝库,有红菖草、唐松草、鸢尾莲,等等,遍布水洼的湿地竟然不泥泞,茂密的牛筋草铺就了一层绿毯,踩上去韧性十足,回到车里低头看看鞋子,竟无半点泥污。

宽者,不为苛急也。滦河之宽得益于干流和支流上系列水利工程的加持,无论是在潘家口水库的游船上,还是在双峰寺水库、大黑汀水库的高坝上,临河观水,浩浩汤汤,感觉颇有朝晖夕映、气象万千的辽阔。大概是受那首歌曲《我的祖国》影响吧,我觉得江河的形态就应该是“波浪宽”,这样的江河才能让人心胸开阔。在潘家口水库行船,我觉得这是一座大型水库,而是觉得这就是宽阔的滦河,“风吹稻花香两岸”的风光自然也是滦河两岸实景。其实,水库也可以理解为加宽的河道,作为调节水流和水量的堤坝,无疑是滦河的一道道“金腰带”。

信者,效其忠也。滦河之信在其从不恣肆妄为,始终保持清流操守。滦河有信,冬凝春融顺应天道,滦河守时,水涨水落不逾汛期。想想看,人的一生,像不像滦河发源于草根,吸纳众流,壮其肌体,最后完成使命融入大

海的过程。滦河没有横行四野,没有回头反噬,就像一个恪守信用的君子,担负起属于自己的使命,从不爽约,绝不忤逆,八百里滦河岁岁安澜。人们常常引用《道德经》中的“上善若水”一语,上善若水有层重要的内涵是“言善信”,守信守时,这是大江大河应有的品格,试想,一条喜怒无常的大河流经你的生活之地,是福还是祸呢?

敏者,勤勉之意也。滦河之敏在于其默默无闻的奉献,在于它的低调谦逊。它就像一个田地里默默耕耘的农夫,日复一日地劳作,“曾孙不怒,农夫克敏”,《诗经》中的意象穿越时空,在今日的滦河上得以重现。滦河不仅灌溉了下游75万亩农田,而且还涵养了上游塞罕坝、坝上草原、多伦湖等景区。我注意到滦河在走过坝上草原时曲曲弯弯,似有几分不舍。我想它是在眷顾那些夏日里的小草,因为坝上草原无霜期很短,小草在夏季能得到足够的滋润对于其生长是多么重要。在位于河北省乐亭县的滦河口海口,大家忙着在石碑处留影,我却听到了身后“沙沙沙”的水声,回头望去,原来是

王羲之是东晋时期的大书法家,人称“书圣”,在整个书法界,王羲之的名气非常大。关于王羲之的书法老师,稍有书法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卫夫人。她名卫铄,撰有《笔阵图》,王羲之颇得其真传。

除了卫夫人,还没听说过谁还是王羲之的书法老师。

突然有一天,王羲之却多了两位老师:秦代的李斯和东汉的曹喜。

王羲之跟李斯、曹喜学过书法?

刘运峰

有一本专门为中小學生编写的书在回答“谁被称为‘书圣’”之后,进一步解释道:“王羲之是东晋时期的书法家,被誉为‘书圣’。王羲之自幼酷爱书法,七岁开始学习书法,先后跟随卫夫人、李斯、曹喜等名家学习书法,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说王羲之跟随卫夫人学习书法不假,但说他跟随李斯、曹喜学习书法,就太离谱了。

王羲之,字逸少,生于303年,361年去世。李斯,生年不详,公元前208年被赵高所害。也就是说,李斯遇害511年后,王羲之才出生,他怎么会跟随存活500多年的李斯学习书法呢?再看曹喜,他的生卒年不详,但从史料可以确定,他是东汉时期人。汉章帝时曾任秘书郎,他工篆隶,尤善篆书。东汉的起止年代为25年到220年,汉章帝时期为75年到88年,虽然距离东晋近了

大片花生田正在实施喷灌,清清的滦河水呈细雨状洒向嗷嗷待哺的花生秧。我对身边的一位诗人说:“多么勤勉的滦河啊,都要入海了,还在恋恋不舍地为花生哺乳。”诗人说他写诗有了灵感,就写花生与滦河水。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想法,花生在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多子多福、生生不息,恰好契合滦河之敏。

惠者,主之高行也。滦河之惠集中体现在对天津、唐山两座城市的哺育上。在大黑汀水库主坝下游的引滦枢纽闸处,看着滦河水通过两条明渠分别流向天津和唐山,我体会到了什么是“主之高行”,不由得在心里为“引滦入津”这一善举点赞。唐山是座经历过地震劫难的工业城市,工业离开水就像机械没有油,根本无法运转。天津是重要的港口城市,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来,海河流域出现了持续干旱,使天津遭遇严重水荒。不仅市民生活用水受限,而且因海水倒灌,市民饱受饮用水咸涩之苦。党和政府为了让天津人民喝上甘甜的水,于1982年5月11日正式上马“引滦入津”工程,军民奋战400余天,1983年9月11日,清澈甘甜的滦河水终于送到了天津的千家万户。《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重点建设工程的榜样》社论,高度赞扬了“引滦精神”。这次采风,我们来到大黑汀水库时正赶上水库在开闸放水,问原因,水库负责人说这是对下游河道进行生态补水。看着壮观的放水景象,我知道,这每秒五百立方米的补水量,流走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可是这个水必须补,惠泽两岸生态也是滦河的“高行”。

采风接近尾声,我想起了康熙写滦河的一首诗:“平沙漠漠接长河,天际浮云落照多。两岸苍山相峡峙,扁舟一棹任清波。”诗中是三百年前滦河的气象,那么,今日之滦河该如何概括其本心呢?清晨,我早早起床,一个人到潘家口水库大坝下方的滦水公园(水情教育基地)散步,我拜谒了公园中大禹、孙叔敖等十二位历史治水名人的雕塑,欣赏了反映引滦工程建设经过的赭红色浮雕,我突然顿悟,滦河的本心不就是滦河人本心的物化吗?我在采风中接触的水利人,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体现着“引滦精神”的内核:无私奉献,为民造福。

(老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

一些,但也相隔200多年,王羲之也不可能拜曹喜为师学习书法。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关公战秦琼”似的说法呢?

也许和撰稿者过度依赖网上资源有关。

在网络上查询有关王羲之学习书法的经历,有这样的表述:“少学卫铄,后渡江北游名山,见到李斯、曹喜等诸名家书迹,又在洛阳看到蔡邕书写的石经三体书及张昞的《华岳碑》,开始意识到不足。于是遍学众碑,书艺大进,创造了妍美流便的新风格,把草书推向全新的境界。”

或许,问题就出在了这里。编者为了提高效率,将带有问题的词条交给人工智能工具去回答,这些工具利用网络资源,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将王羲之对李斯、曹喜书法的观摩、借鉴一并归入拜师的行列,而该书的编者可能又疏于把关,由此便形成了这样一个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

对于成人读者来说,这个说法危害性并不大,因为大多数读者都有判断力,一眼就可以看出其谬误,但对于这本书的主要读者——中小學生,这个危害就太大了。因为孩子们还缺少鉴别力,书上是怎么写的,他们就相信甚至在答题中照搬照抄,而且,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往往会伴随一生,如果没有得到改正的机会,就会贻害无穷,不仅自误,还会误人。

人工智能固然功能强大、方便快捷,但如果听之任之,完全放弃人为把关的责任,就可能带来新的更为棘手的问题。

因此,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者,不可不谨慎从事。

在岁月的流转里,大暑,这一年中 hottest 的节气,又携着滚烫热浪如期而至。“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古人笔下短短八字,便将大暑的酷热刻画得入木三分。

大暑时节,民间有着独特的“晒伏”习俗。我的家乡地处江海平原,梅雨季节,湿漉漉的天气常连綿十数日甚至数月,家中的衣物、棉被等有些已染上霉斑,正盼着一场烈日来驱散潮气。而大暑的骄阳似火,恰是晒伏的最佳时候。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刚吻上庭院的青砖,母亲便忙开了。她先将晾衣绳架好,又从屋里搬来几张长凳,拉开间距,在长凳上横架两三根长竹竿,再铺上竹帘。随后打开衣柜,抱出一件件冬衣、床褥棉被。那些曾在寒冬里为我们御寒的厚实衣物,因久置潮湿屋内,已染上淡淡的霉味,正亟待阳光的拥抱。母亲将它们一一展开,衣物垂在晾衣绳上,被单与棉絮摊在竹帘上,整个庭院瞬间便“飘扬”起五颜六色的织物。

父亲也没闲着,他把家里储存的花生、蚕豆等谷物用畚箕舀出,倒在院子的空地上曝晒。这些谷物在粮柜里闷了太久,四处已生了虫,经烈日一烤,虫子耐不住热,纷纷爬出,四处逃窜。父亲每隔一段时间便用木耙将谷物翻个身,金色的颗粒在阳光下滚动,闪着细碎的光。

我也总会加入其中,小心翼翼地捧出课本,整齐地摆在阳光下的桌子上。有些书页受了潮,边角微微发皱;有些因年月久了,泛着温润的黄。我时不时翻动它们,见书页被晒得卷了边,就轻轻地把它们抚平。又把小时候的玩具搬出来晒,那些没舍得丢的旧玩具,一拿出来,回忆便如潮水般涌来。每一件玩具



在我的案头,曾经长期放置着徐光耀写的《昨夜西窗雕碧树》,这是作者晚年的回忆录。这位从抗日战争中走来的文学老人,如今已届百岁高龄,在他的文学谱系里最为重要的、给人印象最深的当然还是他写的《小兵张嘎》。在这部回忆录里,也提到了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

《小兵张嘎》成稿于1958年,是电影文学剧本和小说双线写作。1961年,小说在《河北文艺》11月、12月的合刊号上发表,1962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首次出版;1963年,同名电影完成拍摄,成为抗战文艺作品的经典之作,迅速红遍全国。它的成功之处在于从儿童文学的角度切入,活泼而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白洋淀地区的战斗图景,紧紧抓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心。小兵张嘎的形象深入人心,在传承中具有良好的教育意义。

《小兵张嘎》出名之后,出现了不少所谓的张嘎原型,但其实那些都不是。也有人推测张嘎的原型是徐光耀本人,但他否认了,他自身性格刻板、老实,不懂变通,他和张嘎的类似之处也仅限于都是“小兵”。

小兵张嘎没有原型,用徐光耀自己的话说,是把“嘎人嘎事”广泛搜寻,去粗取精,编排调整而成。但是小兵张嘎在诞生之前曾有一个雏形,这就是“瞪眼虎”。“瞪眼虎”的形象最初出现于天津,也写作于天津。

1949年6月底,徐光耀随部队20兵团驻防天津,他在日记中数次提到了我们所熟悉的天津地名——如海光寺、劝业场、中原公司、“耀华”、“南开”、天津日报社、“天华景”、东局子、“国光”、“美琪”、中国大戏院、“天乐”、等等,此中不乏一些文化娱乐场所,可以看出作者在战后生活稳定,相对安逸。对徐光耀来说,他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他所供职的《战场报》在进天津不久停刊,他便利用这个空闲时间完成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

就在进津之后不久的1949年7月7日,经徐光耀在华北联合大学的同学雷英约稿,此日《天津日报》副刊刊出了他的两篇文章——《荫蔽中的战斗》和《瞪眼虎》。这给他带来不小的激励,那时他正好分到一个二楼的单间,时空条件兼备,只欠动笔。他上街买来纸墨,拟将心中的抗战记忆,化作稿上硝烟。

1942年5月,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日寇对冀中进行残酷的“五一一大扫荡”,八路军大部队突出重围,时任冀中六分区政治部锄奸科干事的徐光耀未能及时离开,遂被分配到宁晋县大队任特派员。那时,共克时艰的战友曾经约定,幸存者要把这段悲壮的斗争记录下来。这成了徐光耀写作《平原烈火》的动力源。

这部小说于1950年6月由三联书店首版,次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我书架上的这部小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于1980年的,在发黄的页面上,这部小说的落款有“1949年11月27日于天津”的字样。在徐光耀的日记里,详细地记录了它的写作历程和出版经历,是极为难得的文学史料。

丁玲对于《平原烈火》曾给予高度评价,但认为主人公周铁汉的形象有点概念化。而小说中写得最为出彩儿的人物就是已经在《天津日报》刊登的短文中出现的“瞪眼虎”,他在书中只是一个配角,在第十五章才开始出现,并没有得以展开描述。在该书出版之后,一个战友管理怨徐光耀把这么可爱的人物写丢了。

“瞪眼虎”是徐光耀心心念念的一个人物, he原是赵县大队的小侦察员,徐光耀虽只见过此人一面,也不曾交谈,但对他却钟爱有加,多年之后还曾回忆,说“瞪眼虎”倒跨马枪、斜翘帽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瞪眼虎”还有一个同伴,他说这两个人曾“声动四方,小有威名”。

是“瞪眼虎”触发了徐光耀的灵感,他在写作《小兵张嘎》的时候,忽然想到《平原烈火》里这个被他写丢的人物,于是重新“抓”回来,使之再度活跃丰满起来。“瞪眼虎”是这个人物的编号,他原名为韩志诚,徐光耀为创作《小兵张嘎》,还曾给赵县武装部写信询问“瞪眼虎”的情况,但没有收到回答。

“瞪眼虎”在《平原烈火》中是一个被八路军收留的小乞丐,他的名字叫小老虎儿。一个战士说:“听这名字,瞧这模样,一准儿是个小嘎子。”也就是说,早在《平原烈火》里,就已经有了小嘎子的叫法。小嘎子这样的名字在北方的农村常见,是对小男孩儿性格特征的高度概括,带有一定程度的褒奖色彩。《平原烈火》中这样描写这个小男孩儿,“两只眼特别叫人注意,大杏儿似的,圆鼓鼓凸出来老高”,就是这样的外貌特征,使得这位日后的八路军小侦察员由“小老虎儿”被叫成“瞪眼虎”。

“瞪眼虎”,既是真实的、也是小说中的人物。小兵张嘎的形象脱胎于小兵“瞪眼虎”应是无疑的,但“瞪眼虎”也不是其原型,他只是作家徐光耀的灵光一现,因为小兵张嘎的所有故事情节都是徐光耀创作出来的,并非出自“瞪眼虎”的言行借鉴。因此说,“瞪眼虎”只是张嘎的雏形而不是原型。

都藏着一段故事,见证着我的成长,也映射着家里的变迁。在这炎炎烈日下,它们仿佛被重新唤醒,把我带回到美好的旧时光。

阳光越来越烈,炽热的光线穿透衣物,弥散着太阳的味道,那是一种说不出的香,混着织物的清芬,让人心里踏实又满足。伸手摸着被阳光亲吻过的物件,温热从指尖漫开,好像阳光把能量注了进去,让它们变得愈发柔软、亲肤。

晒伏时,邻里们大多热热闹闹地聊着天。有人惊喜地说,之前丢了的钱夹找了好久没见着,竟然藏在衣服口袋里;有人

高兴地说,家里祖传的金戒指一直找不到,居然裹在被子里。老人们坐在一旁,摇着蒲扇,讲着古老的传说。他们说,大暑晒伏,不光能除掉衣物书籍里的潮气霉味,还能祈愿来年平安好过。这或许只是份美好的期盼,却藏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

午后,偶尔会来一场雷阵雨。天空转眼间乌云密布,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大家赶紧手忙脚乱地收衣物、谷物和书本,生怕被雨水打湿。这雨来得急,去得也快,雨后,阳光重新钻出云层,那些被雨水洗过的物件和书本,在阳光下闪着别样的光。

傍晚,夕阳把世界染成暖融融的金黄,晒伏的活儿也接近尾声。母亲将晒好的衣物一件件叠整齐,放回衣柜;父亲把谷物收进粮柜;我也把书本小心地摆回书柜和箱子。

大暑晒伏,晒去的是旧物的尘埃,晒出的是生活的希望。在这个最热的节气里,人们用这般质朴的方式,与自然温柔相处,传承着古老的习俗。它让我懂得,生活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珍惜,每一项传统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滚烫热浪中,我触摸到了亲情的温暖、邻里的和睦,更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绵长魅力。

华山最高峰的海拔虽然只有2100多米,却自古以“华山天下险”闻名于世。

那年与朋友自北京结伴游西安,返京时,顺带一游华山。我们也是入夜时开始登山,果然感觉雄伟奇险。山路险峻,处处悬崖峭壁,难怪有人把游华山说成探险。听闻有慕名而来之人,临险胆寒,半途而返。一个“险”字,即是华山最大特色,而华山最为吸引世人之处,也在于此。

由北峰南上,更觉处处惊险,闯过了“仙人砭”“天梯”“阎王砭”等险处,又

■ 解读山水(九) ■

险在苍龙岭



李显坤

来到了“苍龙岭”,一路上因险而故事亦险。好在有几处险地,是在黢黑的夜里通过的,紧跟着人,不必看着前路,视力不及稍远,犹如瞎人骑瞎马。只需踩实脚下,抓牢铁索或扶栏。但该经历的,终归少不了,有些险地在原路返回时,又经历了一番。但攀高终究与下行不同,下行时有些路段的心理压力就不大了。

苍龙岭是救苦台南、五云峰下的一条长百余米、宽不足一米,坡度极陡的山脊,为华山又一著名险道。因岭脊青黑,蜿蜒盘旋,似苍龙腾空而得名。岭两边是悬崖峭壁,深不可测,耳边风声,如置云端,令人心惊目眩,不敢俯视。真是“不有神功开鸟道,应无人迹到天门”。

凡游人至此,都会注意到有一处“韩退之投书处”的摩崖石刻。相传唐代大文学家、诗人韩愈登华山览胜,至苍龙岭时,见两边绝壁千尺,道路如履薄刀,不由得两腿发软,寸步难移,加之当年手无扶处,足无路阶,仅沿山脊有些许石窝。韩愈行于其上,焉能不惧。

无奈坐在岭上大哭,给家里人写信诀别的。与挑夫谈,也这样认为。

2024年是评书名家刘立福先生(1924年—2015年)一百周年诞辰,在天津有一系列活动缅怀和纪念这位评书老艺人,他演说的评书文本也出版发行了,其中收录了《素秋》《王成》《胭脂》这三个作品。我曾有幸在书场里看过老先生晚年的一些表演,至今虽已经过去十几年,但回想起来却历历在目。

刘立福先生是一位长寿的演员,直到九旬还能登台演出。他一生以演说《聊斋》为主。我觉得对于这部评书的传承而言,刘立福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近百年来,在评书传承体系中,《聊斋》一直都属于一个较为小众的门类,虽然经过张智兰、陈士和等几代艺人的不懈努力,在京津、东北等地都不乏擅长演说此书的名家,但是比起袍带、短打乃至神怪类的书目,《聊斋》还是显得有一些曲高和寡,很多说书人在说《聊斋》之外往往都要兼说一些其他热闹赚钱

的书目,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刘立福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崭露头角,一直到2010年前后还坚持活跃在舞台上,让很多青年观众通过他的表演了解并喜爱上了评书《聊斋》,在他身后,很多中青年评书演员纷纷开始学说这部古典名著,使《聊斋》近些年来逐渐成为书坛颇为流行的书目,这和他晚年的推动弘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这也与当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聊斋》这种短篇的书目更加适合现代观众的需求。

和刘立福同时代的陈门传人虽然也有

承上启下的刘立福

夏仲奇

满庭芳

第五三七一期

很多,就影响力而言,应该说刘立福在天津说《聊斋》的演员中是名列前茅的。这一方面得益于他的长寿,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十分重视艺术资料的保存,他生前不但在电台、电视台留下了大量的资料,还出版了多种音像制品,晚年他曾请专人在书场把自己所掌握的书目悉数录制下来,为后人留下了一整套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很多老艺人由于资料的稀缺,往往会存在人去艺断的遗憾,刘立福这种对待艺术认真负责的态度是非常值得后人学习的。

尽管刘立福的知名度还无法和那些享誉全国的评书名家相提并论,但他在天津的中小书场茶社默默耕耘了几十年,将毕生的心血都倾注于评书《聊斋》之上,这种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是非常令人钦佩的。

2025年,正值刘立福逝世十周年之际,回想起老艺人在舞台上的点点滴滴,令人感慨万千,特写下此文,以尽怀念之情。